

郭国良 徐红 主编

P. H. Newby(1969) No Horn
Bernice Rubens(1970) The Collector Who Collected Him

V.S. Naipaul(1971) The En

John Berger(1972) Play Me Someth
Hermann Hesse(1974) Benoni-Son of Sor

William Golding(1974) The Lady of the L

Arundhati Roy(1975) The Biograp

Paul Scott(1977) After the Funer

Iris Murdoch(1978) Something Spec

Penelope Fitzgerald(1979) The Liken

William Golding(1980) Caveat Emp

Salman Rushdie(1981) The Free Ra

Thomas Kenneally(1982) The Man Who Knew Wal

J.M. Coetzee(1983/99) Make Him S

Keri Hulme(1985) Floating Wo

Kingsley Amis(1986) Mason's L

Penelope Lively(1987) The Children of Gr

Peter Carey(1988/2004) The Fat Man in Histo

Kazuo Ishiguro(1989) Summer after the

A.S.Byatt(1990) Rose-Coloured Tea C

Ben Okri(1991) In the Shadow of

Barry Unsworth(1992) Death of a Primitive Human

Roddy Doyle(1993) The CH

James Kelman(1994) Remembering Young Ce

Graham Swift(1996) Learning to S

Arundhati Roy (1997) The Brief

Ian McEwan(1998) Deep Sleep, Light Slee

Margaret Atwood(2000) Happy Endin

Yann Martel(2002) Manners of Dy

DBC Pierre(2003) The Perfect

Alan Hollinghurst(2004) A Thieving B

John Banville(2005) Lov

Kiran Desai(2006) The Toilet and Rampel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Anne Enright(2007) Carav

Aravind Adiga(2008) The Sultant's Batt

Hilary Mantel(2009/2012) Learning to T

Julian Barnes(2011) The Story of Mats Israel



曼布克奖得主 短篇小说精选

郭国良 徐红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曼布克奖得主短篇小说精选 / 郭国良, 徐红编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500-0407-8

I. ①曼… II. ①郭… ②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358号

曼布克奖得主短篇小说精选

郭国良 徐 红 编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赵 霞 王彦山
美术编辑 雨 葭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407-8
定 价 33.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2-12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布克奖 (The Booker Prize) 是当今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 其获奖作品现在几乎已经成了“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 广受世界瞩目。

1968年, 英国图书界提议设立一项可以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美国普利策奖相媲美的文学大奖, 奖励年度最佳英文小说, 奖金为5万英镑, 且只限于英国、爱尔兰与英联邦成员国的作家。布克奖虽名为“Booker”, 但其名却与“书”(Book)全然无关。“布克”来自该奖最早的赞助商布克公司(Booker-McConnell)——一家现购批发商。布克奖从1969年开始颁发。自2002年起, 该奖全称改为“曼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二度冠名的曼氏集团公司是一家大型零售企业。

按照布克奖原有规定, 众多国家的优秀作家无缘布克奖, 甚至包括使用英语的美国作家。2004年, 布克奖终于打破了地域壁垒, 宣布将从2005年开始, 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金为6万英镑的“布克国际奖”(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所有作家, 无论国别, 只要其作品以英文或英文译本发表, 均有资格获得此奖, 这使布克奖朝着国际文学大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首位得主为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

布克奖的目标是奖励优秀作品, 提高公众对严肃小说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 它的威望超过了英国大大小小的其他二百多个文学奖, 它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 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

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布克奖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在于商业和文化效益的双赢。从商业利益上来说，它推动文学的商业化，使市场潜力得到充分开发。不但获奖作品销量飘扬，就连入围作品的销量也一路攀升。布克奖还带动相关文化市场的开拓，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其中就有中国观众熟悉的《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等。从文化效益而言，布克奖营造了一份大奖文化，鼓励无边界创作，使许多思想自由、文体新颖的作品纷纷出现，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文坛格局。它对当代英语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

布克奖注重权威性、导向性和公正性，其背后有管理委员会运作，负责挑选每一年的评审及其主席。管理委员会往往由作家、出版商、代理商、书商、图书馆管理员等构成，主席则由布克公司指定。评审团的组成兼顾专业和社会背景，共有5位评审，一般由书评家、学者、文学编辑、小说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担当。每年八月公布初选名单（也称长名单，通常有10多名），九月公布有望获奖的入围或决选名单（也称短名单，通常有6位），十月初在伦敦市政厅举行颁奖晚宴，宣布获奖者名单。

上世纪90年代，布克奖一度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已有破败之相，很多人批评它曲高和寡，脱离读者。但今日的布克奖，声望可谓如日中天，俨然成为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另一大世界性文学奖项。

另据英国《卫报》（2012年10月16日）最新统计：

1、男性得主是女性的两倍。男性：30人；女性：15人。

2、虽然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肯尼亚、牙买加在内的56个国家的作家都可以参与评奖，但历史上的最终获奖者仅来自8个国家：英国（27次），澳大利亚（4次），南非、爱尔兰、印度、加拿大（各3次），尼日利亚、

新西兰(各一次)。

3、62%的得主就读的是私立学校。

4、29%的得主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生——世界上共有17000多所大学。

5、布克奖评委会成员中: 99%是白人, 85%是英国人, 54%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生, 56%就读的是私立学校。

6、有4位作者以处女作获奖, 有7位以其第4部小说获奖。

7、得主的平均年龄为49岁。获奖时最年轻的为本·奥克里(32岁), 最长年为威廉·戈尔丁(69岁)。

8、在所有45部作品中, 有16部将故事背景设在现在, 9部在不久前, 10部在作者出生之前, 其余10部现在与未来交织。没有任何一部获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未来。

9、有两位得主(安东妮亚·苏珊·拜厄特和希拉里·曼特尔)在获奖前担任过布克奖评委。

本书选辑了37位布克奖得主的短篇小说(据编者仔细搜检和考据, 未列入的得主迄今从未发表任何短篇之作), 集中展示了他们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的探索与成就。《葬礼之后》由郭贤路翻译, 《学说话》由徐红翻译, 其余均由郭国良所译。

编 者

2012年10月于杭州



珀西·霍华德·纽比	驰 骋 1
伯尼丝·鲁宾斯	收藏自身的收藏者 12
维·苏·奈保尔	死对头 20
约翰·伯格	给我弹一曲吧 30
斯坦利·米德尔顿	湖上夫人 39
纳丁·戈迪默	伯诺尼——忧患之子 48
鲁恩·普拉瓦·杰哈布瓦拉	传 记 54
保罗·马克·司科特	葬礼之后 65
艾丽丝·默多克	一样特别的东西 72
佩尼洛普·费茨杰拉德	惟妙惟肖 91
威廉·吉拉德·戈尔丁	售出不退 100
撒尔曼·拉什迪	免费收音机 111
托马斯·基尼利	那个认识瓦文萨的人 120
约翰·麦克斯韦·库切	让鞭子挥舞 127
克里·休姆	漂流的文字 132
金斯利·艾米斯	梅森的生命 142
佩尼洛普·莱夫利	古鲁比村庄的孩子们 146
彼得·凯里	历史上的肥佬 152

石黑一雄	战后的夏天 177
安东妮亚·苏珊·拜厄特	玫瑰色茶杯 192
本·奥克里	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 197
巴里·昂斯沃斯	原始人道主义者之死 202
罗迪·道伊尔	神秘的孩子 214
詹姆斯·凯尔曼	追忆小塞西尔 228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学游泳 238
阿兰达蒂·洛伊	战前训令 254
伊恩·麦克尤恩	沉沉睡眠，浅浅睡人 26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幸福的结局 273
扬·马特尔	死亡之道 278
DBC·皮埃尔	天衣无缝的谎言 293
艾伦·霍林赫斯特	一位少年窃贼 298
约翰·班维尔	一对恋人 311
基兰·德赛	公务员郎帕尔和他的抽水马桶 321
安妮·恩莱特	大篷车 331
阿拉温德·阿迪加	苏丹炮台 340
希拉里·曼特尔	学说话 352
朱利安·巴恩斯	马茨·伊斯拉埃尔松的故事 361

驰 骋

珀西·霍华德·纽比

雷·德罗夫自认为有那么一点热血青年的劲头,但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位大型保险公司的普通统计员。他想要过精彩的生活,他想成为一个演员,他想象被人从酒后打架的人群中拉出来!还有女人!但这些都是幻想。他时常穿着一件从吉尔福德市场换来的黑色西装,娶了一个自认为地位比他高的医生的女儿(雷的父亲是个屠夫)。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名叫佩妮,大约17岁。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常使德罗夫心绪不安。在他内心,一方面想打开笼子的门,好让他女儿自由飞翔,另一方面却想要紧紧地关上这扇门。他的妻子埃莉诺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她认识到,当今这个世界已经迥然不同于她所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了。但不管怎样,这个世界总还有限度吧。

说德罗夫一家就住在吉尔福德也不太确切。他们的家实际上住在那附近的一个村庄,而且每到周末,雷总是沉浸于另一种幻想之中。他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乡下人啊。其实,他从来没有挎着猎枪出去过,

珀西·霍华德·纽比(1918—1997),英国小说家。生于萨西克斯一个商人家庭。1936年就读于切尔顿汉的圣保罗学院。18岁开始写诗,20岁开始写小说,但都未能出版。1939年入伍。1942年在开罗的一所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主要作品包括:《风地之行》(1945)、《水手舞》(1948)、《雪原》(1949)、《英格兰的季节》(1951)、《向寂寞靠一步》(1952)、《需要负责的事情》(1968)、《基思》(1977)、《心情已变》(1981)、《顺流而上》(1991)、《关于女人》(1995)。《需要负责的事情》于1969年获得首届布克奖。



倒是经常穿着花皮靴和马裤，冬天还会穿上哈里斯牌毛料大衣，夏天则穿着鲜亮的方格花布体恤和组织斜纹棉做的裤子。在埃莉诺的小型花园派对上，他穿着惠灵顿防雨衣和牛仔裤坐坐在那儿，仿佛他是在清洗马匹的时候突然被打断了似的。当然，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马匹。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佩妮说午饭后有个朋友要来，雷和埃莉诺都以为是她的某个同学。但是到了才知道，那是个穿着黑色衣裤、戴个安全帽、骑着一辆重型摩托车的小伙子。他坐在摩托车上，摘去他的安全帽，露出一张有着坚挺鼻子的清瘦的脸和一头异常柔顺的黑头发，那很有可能是从他的吉卜赛祖先或是印第安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是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只有他这样健硕的人才能驾驭如此大功率的机器。他一开口说话，他那高亢、尖利的嗓音就越发让人惊讶。他朝埃莉诺露出迷人的微笑，而后者正惊愕地盯着他。

“这是安迪，”佩妮说。

安迪举起他那还戴着手套的手，打了个招呼。“我顺便拜访这儿。哦，我在说什么呢？你知道么，我来这儿附近，经过宾那利的泥鸽靶射击。你知道，有个家伙有全套的泥鸽靶射击的工具。自从我参加摩托车越野赛以来，我就没时间去摆弄那玩意儿了。”他身高马大，自信满怀，仿佛能去亲吻埃莉诺的脸颊。“佩妮，这该是你的妈妈和爸爸吧？”

“抱歉，忘了。是的，他们是我父母。”

“什么是摩托车越野赛？”雷问道。

“你知道你在屏幕上看到的越野表演是怎么回事吗？好吧，摩托车越野赛是在没有马力的情况下纵身起跳。这是技术型摩托。除此之外，它就和普通的一样了。再者，这是一场比赛，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翻越式的把戏，不停地跳跃，跨越障碍物，越过树干，沿着栅栏，不断地上山下山，那可需要高度集中和平稳的驾驭能力啊。”

“你就骑在那辆车上做这些？”雷对着摩托车点了一下头，问道。

“不是的，骑这种车去参加摩托车越野会要了你的命。你的车必须有特殊的功能，才能做那种特殊的悬停动作。”

安迪现在才拿出第二顶安全帽，那是一顶银质的头盔，显然是为佩妮

准备的。这时大家都明白了，这两个人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就让佩妮坐在后座。

“绝对不行！”埃莉诺坚定地说。

“喔，妈妈！”

现在轮到安迪惊讶了。“我们只是出去个把小时而已。”

“不行！”

“真的！今天绝没有摩托车越野赛。星期六我不会去参加的。我不过是想给佩妮看看越野场地罢了。然后我们就去喝杯咖啡。”

“哦，妈妈，求你了！”

埃莉诺显得非常坚决。“佩妮，这不公平。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们就范。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小伙子。”

那天下午，佩妮原本就没有计划坐摩托车外出，或者说她根本没有期待这样一次郊游，因为她一身轻松、安安静静地、微笑着带着安迪来到了花园的高处，俯瞰花园的景色。她至少把安迪带进了自己的家，已感到心满意足了。随后，大家都坐在厨房里喝茶。

安迪说他是个性格活跃的木匠，和父母以及两个妹妹住在吉尔福德的公建居民房里。他受雇于一位建筑承包商，奔波于各个建筑工地，为房子上梁。那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游戏，他说，因为大部分木头已经事先按尺寸裁切好了。他是包工计酬，而不是按时计费。这就是他赚钱的方式。他干活手脚麻利，所以到了晚上和周末就去兼职赚外快。他喜欢高档衣服。绝没有一件他们这种垃圾货，也没有一辆破摩托车。还有保养呢。佩妮就是他在一次捞外快时认识的，那时候他正在给佩妮的一个朋友家的房子换一扇烂窗框，他们聊得很投机。

雷相当喜欢这个小伙子。这小子没有一丝恶意，他的自信使人神清气爽。他工作卖力，乐趣多多。小伙子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允许佩妮和他一起骑摩托车出去，但是他只是微笑着，耸了耸肩，仿佛在说，给我一点时间，你们就会认同我了。他走之前，开着他的摩托车绕着草坪兜了一圈又一圈，想给他们看看他掌控摩托的本领有多高超。

“瞧，佩。把这个戴上——”他朝头盔点了点头，“我来带你兜一圈。”



这看起来无伤大害，非常安全。佩妮穿着牛仔裤，毫无顾忌地跳上后座，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腰，两顶头盔在风中摇摆穿梭。他们在果园里迂回，在苹果树间疾奔，不时地遮住了一棵又一棵漆白了的树干，苹果树仿佛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烁一般。“突突”的摩托声灌入埃莉诺的耳中，她忍无可忍了。

“这车简直是头野兽！”她说，“野兽般的肮脏车子！”

其实，这部车并不肮脏。它被保养得很好，雷饶有兴致地审视着它。当雷还是安迪那个年纪的时候，他常常骑诺顿，而这辆摩托车的功率是诺顿的数倍。他真想——咳，坐在鞍座里摆弄一下操纵杆，而并不是去驾驶车子。

他拍了拍埃莉诺的手臂。“佩妮没事的。这只是她人生的一个阶段。”

那是一个不断持续的阶段。随后的日子里，安迪捞了外快后就会过来，打断了正在做家庭作业的佩妮。这段时间佩妮正在准备高级考试，于是埃莉诺越发狂怒了。她试图向安迪说明其利害关系，可佩妮说她已熟练掌握了功课，而安迪说不要再一味腻在考试里。

“他对你没什么好处。”埃莉诺对佩妮说，“你们平常聊些什么？”

“他很孤独。他曾经有个女朋友，但她抛弃了他。他正准备自己创业。”

“靠摩托车越野赛吗？”

“不是的，他要做一个建筑商。”

最后，安迪还是如愿把佩妮带出去玩了一整天。他现在是一家辛迪加——火箭队——的成员。他们的摩托车被一辆大货车运送了过去。于是，安迪就带着坐在后座的佩妮直奔汉普郡的摩托车赛场。尽管之前作了承诺，他们直到天黑才回家。途中，他们去了安迪在吉尔福德的亲戚家，待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天。

通常，埃莉诺的嗓门并不高，但这次她气得大喊：“我们都担心得快要发疯了。安迪，你这样做是万万不行的。”

“可现在才九点啊，德罗夫太太。当然，我很抱歉，但现在并不晚啊。”

“你至少应该打个电话过来。”

“我的亲戚没有电话。我们是出去找个公用电话的。哦，是的，我们应该那样做。佩，我们本该出去找个电话亭的。”

安迪这下陷入了困境，可他还是谈笑风生，显然毫无悔意，仿佛时机合适的话，下个周末他还是会带佩妮出去——更确切地说，他仿佛觉得，如有必要，佩妮会违背父母的意志非要出去不可。只有埃莉诺认为佩妮已变得很任性，可能威胁要出逃。雷可没有走得那么远——佩妮是个有责任的女孩——但是他确实认为安迪会得寸进尺，想继续交好运，而且他很羡慕他的这种劲头。要是他在安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这样傲慢的话会怎样呢？他这一辈子失却了那么多东西，这一感觉不时地袭上他的心头，而以前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强烈过。当初为什么自己没有辍学，然后坐着独木舟顺亚马孙河流而下呢？为什么他从没有过什么充满激情的热恋呢？为什么他没有去加德满都？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像这个血气方刚的安迪一样认识到生活就是应该来好好享受的？参加摩托车越野赛，追求佩妮其实并不是最最蛮勇的行为，可是他自己又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与之相比呢？

所以，当佩妮起了要和安迪一起去度假的念头后，雷远没有像埃莉诺那样焦虑不安。他们两个将会骑着摩托出发，一路宿营，穿越法国，直抵马赛，在那儿他们再乘船赴突尼斯。埃莉诺却思潮翻腾。

“绝对不行。”埃莉诺说。

佩妮和安迪已经策划好了细节。安迪画出了详细的路线图和宿营地，甚至从马赛出航的次数。佩妮说她朋友米利·透纳曾和她父母一起在法国露营，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假期。

“那不一样。”埃莉诺完全被他们的假期计划搅得心烦意乱，她担心自己会因此说出一些冒犯安迪或是佩妮的话。他们固然可以禁止假期活动，但除了把佩妮关起来，没有其他好办法不让佩妮出去。要是佩妮执意违背她和雷的意志，那该怎么办呢？

佩妮很伤心。“难道你们不信任我吗？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们都不理解。”如此等等。如今这个时代，年轻男女经常一起出去度假，也没人觉得奇怪啊。

多年以前，当雷骑着他那辆诺顿的时候，他猜想他也可以带上一个女友去度假。但那时还不时兴，而他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佩妮和这个叫安迪的男孩可比他那时敢作敢为多了。雷问了一些关于他们度假的问题。他说，在国



道上旅行简直是疯了。选走支路乐趣更多，虽然路程更长，但也更安全。听着雷在谈论旅游季节时的法国交通状况，埃莉诺越发暴怒了。

“闭嘴，雷。佩妮不许去，绝对不许去。”

他们不欢而散。尽管埃莉诺宣布了她的决定，他们却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后来，雷逮到机会跟佩妮说：“我看这不行，女儿。你可以看到，你母亲是多么激动。”

“我要去。我在银行里有存款。”佩妮说道。她克制住自己，仿佛已意识到，她与安迪远足已不仅仅是希冀中的愉快。既然她母亲已经发话了，那么这次旅行已不再单单是享受快乐，而更是尽义务。

雷和一个名叫迪克·埃莫特的高级保险精算师共进了午餐，他只吃了一个三文治。席间，他不知不觉地谈起了佩妮以及她对自由的无限向往。迪克年岁稍大，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他有个女儿曾经想要和一群波利孩子坐着一辆兰德罗佛牌越野车出行，他把他们（还有那辆越野车）叫到他家里，想看一看他们。他对他们还算满意，于是就同意了他们的旅行——他们准备先开车到希腊，想在那里坐渡轮到克里特岛——然而，迪克的心并不在这里。其实，他对此相当担忧。后来，他女儿说，如果他当初否决了这次旅行，她也会毫无怨言地遵从父命的。

“我还以为她会拇指顶鼻尖呢。她就是想展现自己。事实上也是一切顺利。”

“但这可不一样。一个男孩子骑着一辆该死的马力强劲的摩托车呢。还要宿营呢。”

“也许比这更糟糕呢。他们还可能会搭便车呢。嘿，雷，我有个主意。”

迪克说，他眼下得推迟家庭出游计划，因为，正如电脑所预示的那样，按照他的背景——他父母的死亡年龄、他本人是个嗜烟者、超重28英磅，等等——他岳父已经进入了他所谓的“明显的不治之期”。对迪克和他妻子来说，他们的父亲能达到传统的保险精算参数不啻是一大慰藉。所以，他问德罗夫他们家是否愿意接手那幢他们为帮助戈尔夫·朱安而租来的别墅。——嘿，事实上，那是一幢小木屋。把那个摩托车小伙子邀请到那儿

去，倒不失为一大良策。明智的做法通常是，把不中意的男朋友邀至庄园，让他们“过过那儿的生活”——正如他所言——然后将其挤出家门。

雷喜欢这个住庄园宅第的建议，但也许迪克是在试探他呢，于是他便说：“我们可不住在庄园里。”

“你知道我的意思。”

德罗夫一家原本没有任何假期计划，雷对迪克的建议想得越多，他就越加喜欢了。他一到家，就把这事告诉了埃莉诺，但是马上被她否决了。“我觉得我们家出去度假时带上那个年轻人绝不会让他有丝毫的局促不安。他和佩妮会兀自出去一整天，而我们则在担心他们在干什么。在这个时候到法国南部去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问题倒是解决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小伙子告诉我，假期的时候他不会违背我们的意愿带佩妮出去的。他说他理解我们的苦衷，也赞成我们的想法。佩妮大发雷霆，也早准备跟他一刀两断了。”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反而不好。”雷说道，“我的意思是，他是在安抚你，不是吗？我是说，他很聪明。”

“他说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复临会安息日教徒，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星期六从不参加摩托车越野赛。他说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教徒。”

“什么是安息日？”

“那是一种精神仪式，属于教派的一种。所以，当他说他不会在没有征得我们许可的情况下在节假日带佩妮出去时，我唯一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可以带一个没有监护人陪同的女孩出游。当然，前提是我们同意这次度假。”

雷走开之后，在一本百科全书里查阅什么是基督复临会安息日教徒，然后回来，说安迪在撒谎。安迪并不是这个美国教派的教徒，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这分明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

“他是如此敦厚，不可能这样无中生有。”

“如果他说是救世军，我倒会相信了他。不管怎样，他们不去了吧？”

“是这样的吧。”

“我还是觉得他在愚弄我们。他看起来并不像我心目中的基督复临会



安息日教徒。”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佩妮仿佛不再是个女学生，而成了一个少妇。雷和埃莉诺都注意到了她的某种变化，但还是对她的这一转型并不十分确定，因此，没有什么议论。他们唯一确定的是，感觉自己衰老了一点，但他们绝对不是性喜内省的人，即使他们想，他们也不会知道该如何讲清楚。一周复一周，阳光如此灿烂，天气异常炎热，围场中的草呈银灰色。安迪来的次数少了，而佩妮似乎也对此毫不在意。她说他现在在贝辛斯多克干一件大事情。她再也没有谈起要和安迪出游。在那些令人窒息的夜晚，佩妮都在熬夜准备考试。对此，雷感到很欣慰，但同样也很疑惑。如果她和安迪有过什么口角，那应该在某些方面有所表现啊，但是佩妮看起来很平静，所以雷只能认为他对基督复临会安息日教徒的所言是真的，而且不信教的佩妮（她拒绝接受施礼，说她不能作不实之词）已被甩。而埃莉诺坚信佩妮已经看穿了安迪，一切都如她所料，她感到很高兴。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几多，佩妮还是很像她母亲。

埃莉诺现在同意了去戈尔夫朱安的主意，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度假计划。现在安迪的因素已经消失了，猜想佩妮也不会有什么异议。果不其然，她没有从中作梗，雷认为这一迹象进一步表明佩妮已不再处在稚嫩阶段了，而埃莉诺的考虑却更为慎重。他们一家三口——雷、佩妮还有埃莉诺自己——到法国一个极其普通的地方去度一个劳累而又拥挤的假期情有可原，因为佩妮如今表现得还算通情达理。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正等待着她的高级考试成绩出来！然而，她果真是表面上那样天真可爱吗？佩妮如今不再提起安迪，脸上则时常流露出蒙娜丽莎般似笑非笑的笑颜，埃莉诺对此感到不安。那笑容背后肯定隐藏着更多的东西，而不单单是对考试的自信。埃莉诺怀疑有更深的东西隐藏在她心里。

白天自驾车，晚上换乘渡轮，轮番几次后他们来到阿维尼翁，正好赶上吃饭。他们在维尔纳夫睡在一顶蚊帐里，雷决定在那里多待几天，好好欣赏周遭的风景。当他们晚了四天到达戈尔夫朱安时，安迪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他那辆活像甲壳虫的摩托车——全是触须、触角、轮子和一只红色油

箱——停在一片橘子树下。

唯一没有惊讶的是佩妮。如果安迪没有出现在那里，她倒是要惊讶了。安迪已经在摩托车旁边搭起了一个小帐篷，自己则站在那里，只穿着一条蓝色短裤，拖着凉鞋，看起来皮肤很白，很不成熟，但是胸前有着浓密的胸毛。

“我快要急死了，知道吗？还以为你们掉进沟里去了。”安迪看没人回答，就继续微笑着滔滔不绝道，“见到你们真高兴，就像那天晚上九点钟把佩妮带回家一样高兴。”

“这么说，这是计划好的喽！”埃莉诺转向佩妮，佩妮一言未发，只是当安迪过来亲吻她的时候害羞得脸红了。

一想到安迪和佩妮在他背后密谋了这一切，连雷也气闷了。“你想到他会在这儿吗？”

“是我告诉他我们会在哪儿度假的。”

埃莉诺十分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除了随后的事故之外，旅程倒一帆风顺。埃莉诺和雷在观风景、晒太阳浴的时候，安迪和佩妮开始滑水橇。埃莉诺思忖，这也许是佩妮最后一次和家里人一起度假了，也在想应该感谢佩妮，是她把这种向自主度假的转变做得如此毫无痛苦。明年佩妮就上大学了，毫无疑问她会和大学里的同学一起出游，那时安迪当然就再也插不进去了。

安迪邀请他们一起去吃晚餐。大家就别争了，他说。他们都是他的客人，他负责付账，而由雷来选酒。这完全跟德罗夫一家通常的做法背道而驰，但是雷说“好的”，所以他们来到安提贝，在当地一家饭店的水上吧台用餐。

安迪告诉他们，他在家乡的建筑业摇摇欲坠。很多企业都已破产。不过，他还算好。他在银行里有五千镑的存款，还有，他认识一位行将破产的小建筑商，他花区区几个小钱就能赢得他的善意。他门路很广。

“你们知道吗？能让银行借你钱的并不是你的账簿。我可没有账簿，对吗？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干什么的。然而，我长远的目标并不是建筑业，而是财产，做买卖。这就是我的看法。雷，还有你，埃莉诺，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一定知道这奥秘，否则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的。”

他早就开始直呼其名了。埃莉诺很是讨厌，但是雷觉得无所谓。他之所